

The logo for IRS, consisting of the letters 'IRS' in white on a green square background.

# 舒沙——270周岁

作者：安德烈·瓦西里耶夫（俄罗斯 莫斯科）  
摄影：谢尔盖·基夫林（俄罗斯 莫斯科）

# 卡拉巴赫笔记 舒沙 收复之城





**阿**塞拜疆，2022年5月下旬。春去夏来，舒沙下着蒙蒙细雨。凛冽的寒风，仿佛意欲将雨衣下的余温挤挟而出。

我们向着曾经位于防御城墙尽头的塔台进发，却一次又一次在陡峭的小路上滑倒，所幸还能抓着荒废的石栅栏。栅栏后面是一个长满野生灌木的花园，一个年轻人正站在栅栏缝隙间。

“你们是在找什么吗？”男人问道。

我们解释了一下此行的目的。

“看得出来，你们不是本地人，”他又说。

“我们是来自莫斯科的记者。您是本地人吗？”

“我是巴库人，但父母是舒沙本地人。这是他们的房子。”男人说着指了指隐藏在树后的废墟方向。建筑物中仅存三堵带有残破窗户的墙壁，其他部分早已身首异处。

一切不言自明。兴许，1992年被亚美尼亚人驱逐出这座城镇的一百个阿塞拜疆人中，只有

一个会说他的房子相对完好。使用“相对”一词，是因为亚美尼亚掠夺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他们没有放过任何东西，所有物品，包括家用器具、屋顶上的铁皮、窗户和门框，都毁于铁蹄之下。

“我叫埃米尔，”男人说，“在建筑和城市规划委员会工作。我将参与城市重建，我很幸运。进入卡拉巴赫地区是受限的，警方密切关注此事，这也在情理之中。亚美尼亚人埋下了很多地雷，排雷人员在未来很多年里还将身负重任。但是人们想回家，他们已经等了三十年。我的母亲渴望再次看到她的花园，只是而今为时已晚。”

•••

我与每个阿塞拜疆人交谈时，基本都会不由地分享自己关于该地区遭到彻底破坏的痛苦记忆，而他们则会说：“我们要重建！”抑或“我们一定要重建！”

令我震惊的不仅是他们的信心，还有他们的表达，其中没有夹杂任何关于他们所经历苦难



的只言片语。没有人指责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人的祖先大约在200年前移居卡拉巴赫，在附近区域栖居，并与阿塞拜疆人共餐。而后，他们冷漠地看着士兵用步枪杆将自己的邻居驱赶到街道上。事情还远非如此。当然，尽管不是每个人，但也有很多人这样说道：“受够战争了！我们必须和平相处。如果他们愿意，想在这里工作和抚养孩子，就让他们回来吧。但他们必须铭记，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的领土！”

•••

卡拉巴赫有着一段悠久而奇特的历史。它一直是诸多强大帝国利益冲突所在。然而，如果不了解事件的进程，以及这片土地上反复发生的冲突和战争的原因及影响，便很难理解当前事态的发展。

大约200万年前，人类开始出现在卡拉巴赫，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时期。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该地区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栖息地之一。

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著名的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王国在阿塞拜疆现有领土的北部建立。一千多年以来，卡拉巴赫一直是它的一部分。这个国家是卡拉巴赫当地人的家园，同时，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的第二个都城巴尔达也位于其领地之内。

公元314年，阿尔巴尼亚国王乌尔奈尔宣布基督教为其官方宗教。之后，全国各地开始兴建寺庙、修道院和小教堂。这些神殿大部分都在卡拉巴赫得到了保存。阿尔巴尼亚拥有自己的书面文字，甚至阿尔巴尼亚学者和神职人员撰写的论著标题也是可以解读的。不幸的是，这些物品中很大一部分被亚美尼亚神职人员遗弃了。

8世纪，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王国被阿拉伯人袭击从而失去独立。然而，直到13世纪，卡拉巴赫一直处于阿尔巴尼亚诸侯的统治之下。大部分当地居民皈依伊斯兰教，但也有许多居民保留了以前的信仰。随之而来的是蒙古人的入侵，



接着卡拉巴赫被伊尔汗人占领，此后由帖木儿人统治。14世纪末，当地民族形态已基本形成。根据《世界奇观》一文的作者所述，至少有10万名突厥骑兵曾居住在该地区。

卡拉巴赫是15世纪突厥国家黑羊王朝以及白羊王朝的一部分。自1501年起，新王朝萨法维王朝的创始人伊斯玛仪一世获得了对该领土的控制权。在他统治期间，阿塞拜疆语成为王室语言，阿塞拜疆成为萨法维王朝的核心和基础。卡拉巴赫随后成为一个大型地方政权实体，由突厥卡扎尔王朝，即伊朗后来的国王领导。

16世纪、17世纪以及18世纪上半叶是萨法维王朝、土耳其及俄罗斯之间无休止的混战时期。而后，由来自贾凡希尔皇室的一位名为帕纳·阿里·贝的勇士掌管政权。他利用阿塞拜疆治理不善的缺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卡拉巴赫汗国。舒沙的历史由此开始载入史册。

•••

2021年10月，即舒沙从被亚美尼亚占领中解放近一年后，我首次造访舒沙。我在一条非常陡峭的弯路上，朝一块距地面1500多米的高耸岩石行进了80公里，期间舒沙一直漂浮在云端。



通往城市的道路只有一条，基本无法进入这座城市。事实上，这当时也引起了帕纳·阿里汗的注意。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选定卡拉巴赫汗国的都城。巴亚特和阿斯卡兰要塞被排除在外。根据他的命令建造的沙布拉格城堡也被认为不适合定都。1752年，他建立了舒沙，原名帕纳哈巴德。

舒沙是一个特殊的城镇。它不像其他居民点那样位于贸易路线的十字路口。一开始建造的是堡垒、营房、马厩、仓库和武器库，而非商队、集市和作坊。帕纳·阿里汗需要一个国家独立的象征，一个威慑敌人的坚不可摧的堡垒，一个他结束工作后可以远离烦恼、休憩的场所。他需要一个宽敞的房子，他的家人可以在此安全无恙。

•••

由于入侵者的军事行动，远古时期的遗址几乎毫无残留。仅存的遗迹主要为从北侧将城市

围起来的城墙，该城墙也是唯一的行人和骑马通道，全长2600米。解放一年多以来，作为修复工作的一部分，舒沙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得以恢复。历史学家相信，这座城寨目前的外观与帕纳·阿里汗统治时期的别无二致。

其他古代建筑的情况则更为糟糕。时间的流逝和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在更大程度上已经把许多街区变成了废墟。帕纳·阿里汗的城堡几乎消失殆尽，舒沙全市17座清真寺遭到摧毁和亵渎，伊斯兰教学校的建筑也遭到毁坏。此外，舒沙统治者的宫殿已沦为瓦砾堆。

位于较低露台上的城镇老区尤为特别。它建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基本上不受后来进行的修复和重建工作的影响。以前曾有几条被树冠荫蔽的狭窄巷道，石栅栏后还有用当地白色岩石建造的房屋。不幸的是，那片美丽的风景基本荡然无存。



•••

毫无疑问,会有一些人试图将这种破坏归咎于战争。然而,这样的解释毫无意义。现在仍有大量在亚美尼亚占领舒沙之前拍摄的照片,照片中,建筑物完好无损,其状态可能不尽完美,但至少门窗和屋顶都完好无损。

2020年11月,在该市军事行动期间,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

阿利耶夫的命令得到了严格执行,即不得使用大炮和导弹系统,只允许使用枪支,以避免对舒沙造成破坏。

城镇在亚美尼亚人长达30年的占领期间被毁坏殆尽。这不是管理不善或资金缺乏造成的,而是消灭有关阿塞拜疆一切的一贯政策所致。入侵者企图消除所有既存证据的痕迹,即这是阿塞拜疆的领土,阿塞拜疆人在该地区建造了城镇、耕种了田地、种植了花园这一事实。尽管





入侵者在这方面尽其所能，他们依旧未能彻底摧毁舒沙。他们的全面清理计划不仅企图破坏历史遗迹，同时也摧毁了俱乐部、博物馆、医院、学校、幼儿园和娱乐场所。此外，他们还执意销毁民用住房，多数私人房屋无法得到修复。

舒沙的经济和通讯处于瘫痪状态。所有可以拆除的物品都被拆运至亚美尼亚。直至舒沙解放，仍有约2000名亚美尼亚居民几乎无法在该市安置，其中大部分是军人及其家属。

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卡拉巴赫地区建立“第二个亚美尼亚”的口号下进行的。该项目的开发人员对此有一个“有趣”的想法。在我的三次实地考察中，我看到了他们很多“创造性”的工作。我目睹了数百公里的战壕、反坦克壕沟、坦克掩体和铁丝网，以及数十万个地雷！随后，阿格达姆、菲祖利、贾布雷伊尔和赞格兰悉数被夷为平地……

•••

在舒沙一条古老小街上有一座小房子。一个有着天籁之音的天才男子曾住在那里。他的名

字叫穆尔图扎·马沙迪·扎奥格鲁·马马多夫。人们给他取名为“bulbul”，阿塞拜疆语译为“夜莺”。1933年一次声乐比赛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听过他的表演后写道：“你的歌声宛如夜莺，歌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夜莺”故居的博物馆已经修复。至于伊斯兰世界伟大的作曲家、歌剧创始人乌泽伊尔·哈吉巴利的故居，目前仍处于废墟之中。通往花园的大门是这所房子仅存的部分。

女诗人库尔希巴努·纳塔婉的宫殿也被摧毁。她是卡拉巴赫最后一位统治者的孙女，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的贡献使舒沙成为了“东方音乐学院”。其宫殿在舒沙的总体规划中被视为“可汗之妻”的居所。19世纪下半叶，它是舒沙城市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最优秀的木卡姆歌手会受邀参加纳塔婉家的聚会。对于随行歌手和音乐家而言，要想获准在舒沙其他富人家中表演，纳塔婉的推荐至关重要。在她的努力下，到本世纪末，来自舒沙的众多表演者在高加索以外地区广受欢迎。一个问题由此而生，即“



纳塔婉能做什么伤害亚美尼亚人的事情呢”。为何她的宫殿被毁，城市广场上女诗人的半身像也经历了枪林弹雨？

要解释侵略者这些“行径”，可以考虑很多徒劳的解释。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亚美尼亚本土，还是在亚美尼亚的海外社区之中，都没有人提及此问题。因此，对此番行径的唯一正确评价便是根植于极端沙文主义的野蛮行为。卡拉巴赫的侵略者极端仇外心理的例子不计其数！其行径包括布满子弹的伟大卫国战争阵亡者的纪念碑、破碎的墓碑、挖出的坟墓以及在原清真寺里设的猪圈。更有甚者，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声称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文化之一的国家手中。

•••

我多次在关于舒沙的书中看到一张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的照片，照片中展示了莫拉·帕纳·瓦吉夫纪念碑旁的诗歌朗诵会。这个了不起的男人生活在18世纪。作为一名杰出的抒情诗人和优秀的教师，他是公认的教育英才，连当时

的卡拉巴赫汗国统治者易卜拉欣·哈利勒·汗·贾文希尔也为他提供了大臣的职位。事实上，莫拉·帕纳·瓦吉夫没有让其失望，他设法与周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为国家发展和加强首都防御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当卡扎尔王朝阿迦·穆罕默德·汗的军队逼近这座城市时，他也拿起武器，彰显了其士气。

卡拉巴赫人民铭记和崇敬莫拉·帕纳·瓦吉夫。为了纪念他，人们建造了一座美丽的纪念碑，尽管之后被入侵者摧毁。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诗歌节也将众多作家和诗歌爱好者汇聚一堂。

没有一个亚美尼亚诗人能仅仅因为瓦吉夫不是亚美尼亚血统，就否认他对文学的意义。然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集会在舒沙发起，斯捷潘纳克特（即更名后的阿塞拜疆汉肯德居民点）的集会则更为频繁；从埃里温派来的使节要求宣布卡拉巴赫为亚美尼亚领土。随后于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第一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



当然，这场流血事件是有根源的。此问题有近两个世纪的历史渊源，而俄、英、法都在这些演变中扮演了非常不利的角色。

•••

卡拉巴赫汗国是通往阿塞拜疆北部的门户。伊朗、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的统治者们都对此一清二楚。议程上仅存的问题是“谁将得到这扇门的钥匙？”外交官谈判协商，各国军队交锋，城市被占投降，士兵战死沙场。然而，这场对峙给民众带来的后果是最为惨重的，他们的日常关注点与谈判者的地缘政治利益大相径庭。

•••

考虑到当地情况，即占贾已被俄军占领，雅罗-巴拉坎区已经沦陷，而南部邻国最终落入敌对的卡扎尔王朝统治之下，卡拉巴赫汗国维持

独立是不可能的。因此，易卜拉欣·哈利勒汗决定承认俄国沙皇的最高统治权。1805年5月14日，《库拉克柴河条约》签署，可汗正式保留对卡拉巴赫的统治权。然而，俄国官员及实际掌权的卡拉巴赫驻军军官不信任易卜拉欣·哈利勒汗，因为他们认为他挡住了去路，可汗在上述协议签署后不久即被杀害。

当时，卡拉巴赫发生了骚乱。单独的抗议活动极有可能升级为全面反抗。由于俄罗斯当局对新下属的忠诚度极为怀疑，因此决定在穆斯林人口中安置东正教居民，以便为占领政权提供支持。出于该目的，来自土耳其和伊朗的亚美尼亚人入选。从1828年开始，移民的流入量逐渐递增。官方报告中引用的数字可以证明其幅度。依照《土库曼恰伊条约》和《阿德里安堡条



约》，从1828年到1830年的很短时间内，共计有124000个亚美尼亚家庭搬迁到该地区。

根据1832年的统计记录，阿塞拜疆人占卡拉巴赫人口的91%，而亚美尼亚人仅占8.4%。然而，几十年后，阿塞拜疆居民的数量下降到64.8%，而亚美尼亚人口则升至34.8%。截至19世纪末，亚美尼亚人占舒沙及舒沙区当地人口的53%。

20世纪初，公关人员尼古拉·沙夫罗夫写道：“目前居住在外高加索地区的130万亚美尼亚人口中，有超过100万人不是该地区的土著居民，是我们将其安置在那里的。”换句话说，没有人将亚美尼亚定居者视为土著居民，但他们仍然被视为特权人口。他们获得了曾经属于阿塞拜疆人的土地和国库资金，用于购买住房和

牲畜，自愿应征入伍，并在“宗教”一栏中标明“东正教”，从而为事业、财富和成功铺平了道路。

俄罗斯当局目光短浅的做法令人震惊。他们被亚美尼亚人相同的信仰所蒙蔽，立马得出结论：亚美尼亚人比其他人“更可靠”。

与此同时，阿塞拜疆曾归属俄罗斯帝国一个世纪之久，在此期间，阿塞拜疆人坚守誓言的例子不胜枚举。20世纪初舒沙地区仅有4万人口，但如果要编纂一份舒沙地区被授予个人英勇勋章的军事领导人名单，长度不会少于一页。

上述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矛盾可能会逐渐减弱。时间的流逝往往会转向处理更严重的事情。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亚美尼亚人再次对某些势力产生了利用价值。这一次，是英国和法国想利用他们。两国都在谋

求占领原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而居住在该国的亚美尼亚人则被认为应扮演“第五纵队”的角色。该计划的筹备工作投入了大量资金。“纵队”武器装备齐全，受过教育的亚美尼亚军官被任命担任相关职务，并培训使节开展宣传活动。然而，该计划以失败告终，并成为亚美尼亚人民的悲剧。昔日播下的种子终究结出了恶果。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组织滋生的卡拉巴赫亦是如此。1905年，舒沙发生动乱，引发武装冲突。多达300名阿塞拜疆人和约100名亚美尼亚人在冲突中丧生，400余座房舍被烧毁。

昔日的战火，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更糟糕的是，它在俄罗斯帝国瓦解后重新点燃。由安德拉尼克、德罗和恩贾领导的民族主义分遣队参与了抢劫烧毁阿塞拜疆村庄和谋杀平民的行动，曾与奥斯曼帝国作战的亚美尼亚军队则成为了其帮凶。1917年末至1918年初，他们设法封锁了通往舒沙的道路。尽管如此，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ADR)政府采取的措施使这座城市有望获救。

协约国对亚美尼亚的入侵视而不见，采取了亲亚美尼亚的军事立场。其纵容态度让亚美尼亚领导人有恃无恐，他们向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提出了领土要求。

据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国会主席阿里麦旦·贝·妥布区巴索夫称，“亚美

尼亚人提出的卡拉巴赫问题并未归结为5到10个村庄，而是4个行政区划的问题，即舒沙区、杰布拉伊尔区、贾万希尔区和赞格祖尔区，阿塞拜疆人民的生存面临死亡威胁。”

亚美尼亚继续干涉阿塞拜疆事务。根据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事先制定的计划，1920年3月22日在卡拉巴赫引发了骚乱。泰尔泰尔、霍贾雷和阿斯卡兰地区进行了激战，舒沙也卷入战火。亚美尼亚武装分子无情地屠杀陷入战火的平民，数千民众丧生，7000多座房舍被烧毁。

作为阿塞拜疆最舒适的城镇之一，舒沙亦毁于战火，空空如也。1920年，在该国夺取政权的亲俄布尔什维克无意恢复其先前的地位。他们将汉肯德村作为新成立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行政中心，并立即将其更名为斯捷潘纳克特，以纪念他们的合作者斯捷潘·绍米扬。该地区的“亚美尼亚化”仍在继续。

•••

如果引用诗人卡加尼·希尔瓦尼创造的形象，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傀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者在位于舒沙脚下的康坎迪(斯捷潘纳克特)站稳了脚跟。与舒沙不同，苏联统治期间向该城镇注入了大量资金，这从舒沙要塞的城墙上了然可见。即便没有光学设备，也能计算出剩余的民舍数量。据推测，如果说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期间的导弹和大炮袭击对康坎迪造成了什么破坏——此事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那也是仅勉强可见。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影响比舒沙被亚美尼亚





人一砖一瓦地拆毁，或阿格达姆被夷为平地的影响要小好几倍。

计算机软件开发人员会用一个术语，称为“默认设置”。这大体是说如果用户不想更改或不知道如何更改开发人员规定的设置，它们将维持原样。20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有计划旨在将卡拉巴赫转移到亚美尼亚，而该计划的亚美尼亚“开发人员”当时在苏联媒体定下了基调。他们在众多声明中下定论说，这是“亚美尼亚的本土领地”，并且声称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是亚美尼亚人创造或建造的，从而营造出了亚美尼亚人是卡拉巴赫受压迫最严重的民族这一形象。

苏联只有少数人真正了解卡拉巴赫地区。然而，报纸在当时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由于这些报纸发自内心地同情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面临着困境。换句话说，公众“默认”接受了亚美尼亚宣传人员的观点。

1987年访问卡拉巴赫时，我没有注意到任何歧视的迹象。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一样生活在那里。他们过得很好，日子甚至比在邻国亚美尼亚还要富庶。在使用他们的语言时，不受任何限制。一些学校用亚美尼亚语授课，并出版了亚美尼亚语报纸。总体而言，我不记得有人在谈话中询问对方的种族。

我记录下了所有这些观察，但这样的文章很少。事实上，这样的内容非常罕见，在大量反阿塞拜疆宣传的充斥下甚至都被忽视了。影响舆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实质性的行动。1987年有30万阿塞拜疆居民被驱逐出亚美尼亚，而所有主流报纸都未提及这一点。与此同时，应埃里温特使的要求，集会抗议者大声疾呼卡拉巴赫必须脱离阿塞拜疆。此后，在亚美尼亚受训的武装分子益发猖獗，火烧民房，杀害和恐吓平民，炸毁公共汽车和火车，屠杀牲畜。发动的恐怖行动旨在将阿塞拜疆人驱逐出卡拉巴赫。这一切在莫斯科也被“默认”接受。米哈

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鸵鸟政策”直接导致在苏联解体后，爆发了第一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战争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阿塞拜疆五分之一的领土随后被占领。

•••

我从很多人那里听说，阿塞拜疆人誓死保卫舒沙。共有193人在城市保卫战中丧生。然而，两军实力悬殊，舒沙于1992年5月8日沦陷。大部分居民被疏散到安全地带，因为手持冲锋枪的士兵紧随其后，其余居民不得不在枪口下离开。难民们抱着婴儿，拿着包裹和行李箱，开始逃离城镇。流离失所的人们不得不步行数十公里到达安全地点。然而，还有很多人无法离开该地区，其中包括老人、带婴儿的妇女、残疾人和伤员。迄今为止尚无相关信息，但他们很可能遭受了厄运。众所周知，在卡拉巴赫从亚美尼亚占领下解放后，发现了几座集体墓地，并在里面发现了死去的阿塞拜疆人。



•••

在长达近30年的占领期间，舒沙没有实施一个大型项目。没有建造房舍，没有种一棵树，路上也没有铺设沥青。入侵者的行为就像一块奶酪里的老鼠，将其吞噬殆尽，抢劫房屋，掠夺城市里的所有东西。若将其掠夺规模考虑在内，该市实际本应具备工业基础。具有大肆掠夺倾向的组织拆毁房屋、卸掉屋顶、拆除窗框、移除水管，并切断电源线。这些行为给人的真实印象便是，居住在舒沙的亚美尼亚人并没有打算在这个城镇定居。就脏乱程度而言，其住所与世界各地的贫民区相当。

•••

舒沙郊外有几片森林，甚至还有一个瀑布。达沙尔提河沿着狭窄的峡谷快速流淌，在浅滩上奔腾激昂。当然，该地区的主要景点实际上是捷德鲁平原。

这是城外的一大片绿色草地。在卡拉巴赫可汗统治期间，马术比赛曾在那里举行。高原被三面悬崖所包围，深渊深不见底，接近边缘都令人毛骨悚然。2020年11月上旬，阿塞拜疆特种部队突破捷德鲁平原之时，在那里发生了激战。

在敌军炮火下攀登陡壁需要极大的勇气。悬崖边的岩石上布满了子弹的痕迹。参与战斗的战士不到400人，除了冲锋枪、手榴弹和刀外，没有使用任何武器。然而，特种部队的进攻异常激烈，比他们多出许多倍的敌人都逃离了战场。亚美尼亚人随后使用装甲车进行反击的所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11月7日，阿塞拜疆的机动化步枪部队向城市突进。剩余的亚美尼亚士兵从舒沙驱逐。

•••

与卡拉巴赫其他地区一样，舒沙的恢复工作是通过排雷行动启动的。亚美尼亚人在撤离约30年前入侵的土地时留下了大量的“纪念品”。因此，民宅上“已检。无雷。ANAMA”（ANAMA即



阿塞拜疆国家排雷行动机构) 的标识没有任何“装饰”目的, 而是必不可少的。城市必须提供电力和供水, 这些项目已经取得了成果。此外, 家庭开放供暖; 清理主要街道并铺设沥青。在彻底改造之后, 两家酒店及几家商店和咖啡馆都相继开业, 尽管目前尚为数不多。

许多人参观了舒沙。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总统最近宣布其为阿塞拜疆文化之都。该市已经启动了各种节日、比赛、会议和聚会, 但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活动是哈利布尔布尔音乐节, 9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5月举行的第五届也是最近一届的音乐节活动。

舒沙的生活逐渐趋于平静。街上可以看到很多施工设备, 城里的噪音大多源于此。此外, 建筑作业的速度和规模逐月递增。

按照舒沙发展的总体规划, 以18、19世纪建筑为主的老城区将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只有修复者将参与该项目。多座清真寺、驿站、浴室

和私人住宅已经得到修复。五层板式建筑构成的街区将被拆除, 并用舒沙白色岩石搭建的两层和三层楼房取而代之; 该地区还将设立公园和花园。

一个多功能中心也在建设中。它将容纳一个宽敞的音乐厅、一家餐厅和一家酒店。学校开工奠基, 医院开工建设。

•••

终于拨云见日。天空顿时万里无云, 空气也变得澄澈明净, 正是这份明净, 让曾经的帕纳·阿里汗将其都城命名为“舒沙”, 即阿塞拜疆语中的“玻璃”之意。当地众多工地中残留了些许植物叶片, 叶面上的灰尘被连绵数日的倾盆大雨彻底洗刷, 闪烁着深浅不一的绿意。整座饱受磨难的城市重新焕发了生机。可以说, 它仿佛忘却了被占领的漫长时期。我们真诚地希望现在的日子会永远持续下去。🌱